



羣書校補卷八十六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輯

柯山集九

一室力政篇

臣嘗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安之端退而視其所爲則亦汗漫而不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爲是乎則一家之居集眾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眾物而成者也物之

羣書校補

柯山集九

一

用集眾用而成者也試舉其一焉將爲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器惡則不足以治木將求善爨乎則自眾用而集之無一不善而後爨可善也將求善室乎則猶治爨也自眾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爲善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爲善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爨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爲天下譬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于一爨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于一國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召之而後一國

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
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
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徒知其安平之可樂而不
究其所以哉蓋召公聽男女之陰訟而舍于棠下而
孟子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雞豚狗彘山林魚鼈
耕桑里閭之事足五畝之宅所用耳夫召公爲天子
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于草
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于雞豚狗彘之畜
莫不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槩用矣然古人惟不
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

羣書校補

柯山集九

二

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宣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
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于躬
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疏田立爲表制錙銖尺寸咸
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爲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
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沒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
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
而勤求也今之爲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
無受賕之奸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事辦
矣田不問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鰥
寡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爲守則又失

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吾責其慢舍是則晏安佚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遺微利怠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取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法則恐文書可行而病于報覆不若時命監司之按郡國者若今監司不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瀆之植畜牧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爲守令之賞罰則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爲之使守令不一一爲法而法固已立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曰予治者有慶而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蓋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于守令而後有成焉

衣冠篇

自陛下卽位以至于今上自朝廷下及里閭事無大

小一切務以法度從學而消去積習簡慢之俗其爲法詳矣然上自乘輿公卿大夫而下及士庶人衣冠車服之制獨未爲之別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而朝廷將示榮辱勸沮之意于下宜莫深于此者此臣之所以謂當在百度之一而以法律從事也夫三代盛時衣冠弁冕佩玉之制學者皆能道之而世亦以謂陳爛之言厭聞之矣臣不復一一以言而今所大患者軍旅之長武力之臣技術之官其冠服與公卿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府史胥徒之冠服豪民大賈之車馬與縣令刺史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古者尊卑共朝貴賤聚享不問而知其官不察而知其別今也貴賤錯陳上下共處而冠服一槩雖略有所別然不問不知其官不察不知其別蓋今所謂緋紫之假綬者與府史小吏之所服何以異哉其弊久矣非今日之積也而改之未有害也而其難于改者蓋有二說焉言者曰隋唐之餘制不足法也將遂行三代衣冠之制三代之法詳細委密不盡知驟而施之顛倒且不能辨況通其意乎一佩而聯眾玉一車而駕四馬今之士大夫不能是也故其說格而不行臣知言者之未之思也夫三代之爲冠非上

世無冠而先王首爲之也三代之爲車亦非上世無車而先王自造之也先民之免于巢居而穴處也久矣其不被髮而處徒步而行也亦久矣先王能因其有冠而加以尊卑之制因其有車而立之上下之等而世之不復三代之衣冠車服也久矣其不能佩玉而趨四馬而駕也亦久矣見被髮而後冠耻徒步而作車哉先王因民之所用而遂文之則今之衣冠車服而爲之尊卑上下之別不亦可乎使先王而出于今亦且因之矣何能必師其旣陳之餘迹而不師其因民而爲制也說者又曰今之服大抵南北之餘制

羣書校補

柯山集九

五

隋唐以來習行至今驟而爲之別則民望之將驚駭以爲笑臣則謂之曰自穴居野處而爲車服以堯之簡質而虞舜作服夏之忠也衣冠車服非舜之時也商之質周之文其衣冠車服又再易矣自是以來其錯亂誤舛展轉而相變以至于今則凡幾驚駭而爲笑矣今之衣冠車服自生民以來有之乎則憂其驚駭而爲笑可也如其初未免乎嘗駭笑也則何獨至于今而始憂乎此俚優家人之論而不可以施于廟堂之議故臣願陛下詔有司取今車服之制上自公卿大夫而下達于士庶人與胥吏工商之徒皆因今

之物而稍爲之別使不至于相亂而不可辨則亦嚴
等威定民志之大端也或者猶操前說而論難則臣
既能詰之矣

亂原論

國家之亂嘗在於違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
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培
墜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
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釁矣然人雖不如先王
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
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

羣書校補

柯山集九

六

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
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
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
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
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
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
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
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
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
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

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
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
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
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參龍御龍之官而四
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繇是言
之則入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
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
之事日以繁亂詭譎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
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來而
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
羣書校補

柯山集九

七

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
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
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
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
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
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人之盡信論上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判
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
之者爲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

有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遷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爲王者之事故足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爲禮樂小之爲政刑所以鼓眾動名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之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已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羣書校補

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爲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爲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爲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涉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爲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

羣書校補

柯山集九

九

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一 盡性論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爲性善之說其有救乎當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楊子曰善惡渾楊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爲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

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
凡性之可以爲善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
可以爲惡者聖人察之無不極其微於是乎有學焉
開其所繇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闕於前
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鑠
奪陷溺之累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
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
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爲下
愚所以爲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
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
羣書校補

盡知天下之善藥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秦曰孔光論

不道哀帝意重董賢與光

昔者聖人所以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殺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冒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欺世生亂往往出

羣書校補

柯山集九

十一

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利者鄉原也予嘗觀漢成哀之間舉賢孔光嗟夫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忠盡竭節事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厚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爲三公不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爲歟姦者之所爲歟以爲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知君子之及禍而身擠之說君之意而諂奉嬖幸之賊人者不廢爲賢也則天下亦少矣以

謂姦欺則世之賢之者何也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知足以欺人姦足以容身彌逢其惡使人窺之也難故常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咏喪漢氏者非光歟智如王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絕之也予觀西漢之俗其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賤事用心不侈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趨事赴功往往有成晉人之俗高簡浮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無實

羣書校補

柯山集九

三

赴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土偶望之若可畏屋壞梁傾爛爲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尙實責功則人心不侈不羞賤事天下尙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愚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趨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于其間哉是以舉世尙實子不見六國馳說之士乎度量時君如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覲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尙實之至實技乃出日斷月練異能乃見秦世無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者交馳勇者効力辨者奮舌至於西漢六國尙實之餘習

羣書校補卷八十七

柯山集

說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固以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著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子不敢當而夫子歷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高弟皆不得與獨一顏淵庶幾不違而已仁之爲

羣書校補

柯山集

一

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况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爲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之所獨得之于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爲物也君子之所難至而小人可以爲資夫惟君子之所難至故以顏子之德而猶有所試夫惟小人可以爲資也是故君子慎之而不敢少肆于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不仁天子之所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于君臣而無見于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舍不肖則能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于嫡庶之分而無見于國家安危之

權也夫伯夷季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于君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違天下之大分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有道者能之君子之智不能了然于此而無疑也則甯其一以無失天下之常故道者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爲不可也而時伐之以庶易嫡之爲不可也而時易之是道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王季之所以爲聖而世之奸凶所資之以爲僭亂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于放肆而無法聖人憂之故一飲食

一衣服嘖歎步趨裾領佩帶恐乎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彼惟視天下如揉強服猛一夕解殺則起而爲亂故恐懼而不敢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防闢戶徹闕而示之以無所不可曰此爲道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之不相保也故曰小人可以爲資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之士使之由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時中者道之權也而小人之無忌憚乃欲自冒于君子之權則小人者可以一日而啓

其自便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義者非謂其知仁義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義責之于躬行至于道則曰志于道而已彼惟其未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于天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于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弃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由之君子爲之無難而小人無所恃以爲亂者又非特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常守同而後天下之異至也異起焉恣其所取而不爲貪者其必知天下之至廉任其所殺而不爲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道也

說俗

天下之事其爲物也微而爲效也漸而深平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爲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由之者天

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安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由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爲其有所安也安生于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安之聖人知其然故隆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善家諭其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日舍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

羣言校補

柯山集十

四

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爲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久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凌夷大壞至于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于紛爭奪攘之中靡然無敵不從當是時也不能伯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令諸侯至于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于禮何則天下之情由安于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興而違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強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之安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

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刻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積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乎犬羊視欺其上無異于給寇讐視紛爭不甯無異于床寢門闥之安父子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以其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篡弒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于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眾而天下之安于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于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非無君子也故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爲亂其將相大臣力征盡討不須臾而去之大盜旣去其餘黨遺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侯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安枕者百年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偕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思拯之者不啻如報其

父母挾天下之共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才能可喜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田洪正一效順自以爲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于未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安于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于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于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于禮義以夫凡可以爲禮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彼其安于詐力殺伐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可爲二者皆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蟠也如出其動也如川入而譎其妻子者習而後譎其君安于竊鈎者習而後能竊其國欲人之無安于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于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
一國而至于一縣鄙一筦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
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其賞罰生殺歛散開闔皆有

法備其位修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于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精神爲之主而肢體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眊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

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于四方而主治于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袞執瑁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恃以爲壯也挾弓超乘瞑目而視總干而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闔之好淫僻安褻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懦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爲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修身且夫宗祖恣肆于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

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
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
是故先王不敢自恣于冥冥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
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
無有毫髮間于吾誠故其龍袞執珪大輅鸞旂也天
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曠
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
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著于內而人從于外
莫之爲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于上
而下仰之職修于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

八

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
功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爲吾用是故賞罰
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身治心以達其意
于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
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睨
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夫一射也而中否異何也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政
具教成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
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爲少止者是射石之矢也豈復
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

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之人象形而不犯張湯杜周
恃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者世未嘗無也而犯
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于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
干鞭笞刑劓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由此觀之政
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說經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先
王未嘗有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罰者天
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其惡而制榮辱焉故吾
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于吾心而天下舉同焉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

九

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非私可怒者也
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于一人之私好故爲
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出于一人之私怒故
避之非苟畏也是以天下之人皆有至公之心正行
直言以自達于世而陰消天下奸邪詭僞之俗蓋昔
三代之時臣之所以告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
相規父子相告者其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
人難通而疑之者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冠冕動
作言貌莫不禁夫造異而不同者也嗚呼先王防民
之責可謂深矣天下之奸邪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

爲上皆至公大正取天下之好惡以爲己之取舍則
必得善惡之實而好僞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
謂善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爲說辨
而可惑其爲理澤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便以附會
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反人性不能治天下之
公善遠天下之其惡也故不得忘于世之人苟槩之
以天下之常道則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與也必
自乎上之好惡違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詭辨而多
奇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其肥肥之庖
皆善羊也而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舉集于嗜瘠者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

十

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夫病也而病者集
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好不可以僞欺也彼惟所
嗜與人異宜怪僻不常而不以常味曉也故可冒而
欺焉是故嗜瘠而得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以經爲也惟夫經不
正則好惡不通于天下之衆故庶民廢而好慝冒之
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爲正克用常人夫非常之人天
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人何也夫貴天下之所難得
經之所由喪也昔唐文宗成其辱決意于李訓鄭注
夫文宗豈欲自禍哉其意惟厭夫天下之所謂才者

謂皆庸不足與圖事意天下之奇才必出于常人用意之外故視其好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天下之常理爲庸人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至也而無益于禍何也彼惟好惡之不得其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舉經而已矣

說愛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晉靡乞丐之民使我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者而愛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爲仇遑遑乎惟恐其害之不至也而何有萬一之愛于身乎天下之物其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

七

害壽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節其味遠操色呼吸屈伸以期于久壽此有生之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于久壽而若急于飲食男女之際者乎使勉于益生之道如進其所甚憎而使奪其害生之慾如聞其所甚愛彼其爲愛生亦不足爲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之所爲則取死之道過半矣凡世之人不畏死之實而畏死之名禍其身于疾病痛苦而死則樂死而不悔鬪擊刑戮一旦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之實則未有別也夫鬪擊刑戮萬一

也疾病痛苦朝夕也不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譽
必曰賢曰君子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爲賢與君子也
信正所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爲君子
之道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不肖而
好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可其右而深惡
其右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投其金子田里之人而
吾之里人果不以投金者或公矣

進誠明說

帝王之德莫大于務學學莫大于根誠明之性而蹈
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

三

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
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
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
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醇醑萬物而無失乎曲當此之
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在也擇乎
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
者有所不爲之謂也情僞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
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
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惧于不覩不聞之際
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

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息則神
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
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
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
教不言而喻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
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齊說上

先王之爲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
爲實也于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

三

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
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時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
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靜而不搖則萬物不得藏于私
其誠而不敢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
爲物也至虛其爲也至明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
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于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真益
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發故其
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
于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弃而不治以爲是果不
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壘壘皆不能出于吾心

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爲者蓋聖人之于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于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大亂吾心者一不至于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于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惟揚雄知其說其言曰存忘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于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

十四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際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不至蓋其道非出于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于治心惟其治心之術而用之于祭祀而已矣然則何爲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旣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冲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疊疊日夜交于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同應而不相舍凡吾所受于天者無纖毫爲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太至于天地廣至于萬物至蹟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協其吉凶陰陽關其動靜推是道

于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于孝也篤于誠而盡禮設之以稱梁庶羞以達其欲求之于陰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爲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爲齋戒之義還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而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其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祭之道極矣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丘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安肯更爲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丘明傳春秋所取諸

聖書校補

柯山集十

五

國之書也丘明採擇綴緝於其間故國語之言繁而丘明之文約計丘明所取諸國之語不止於此其徒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說曰左氏出國語國語者諸國之史

以上宛邱文粹

羣書校補卷八十八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輯

柯山集十一

詩傳

抑傳

昔者厲王之爲惡蕩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恩而疆禦在位培克在服兪然于中國則剛暴而亢滿者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抑威儀先儒曰抑抑密也夫疎則爲見有進之道密則爲蔽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於密故抑又爲抑退之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一

也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曰文王卑服則知言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盛而使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于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于不逸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僞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維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肅心而使之成善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民日已罔極而失中迥適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爲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

肅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緝熙之而暴君者則
哲謀肅乂之性乃淪胥以使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
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
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既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維
疾不責主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
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姑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
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戾在此矣故曰亦
維斯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芄芄之棫櫟
不廢于薪樵故濟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力故詩曰周
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蔽而不聞昧而不顯諂而不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二
陳拙而無射者皆有以因其才故大至于成人幼至
于小子久至于古之人皆有成其德因天下之才備
天下之用而王業成其後世嘗陵夷而人才不振矣
宣王教養而作成之而采芑作故其人則方叔召虎
韓侯仲山甫之徒而其力則南征北伐攘夷狄復境
土而周宣以之興則人才之興廢者天下之治亂厲
王不能使哲人之愚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
人才殆盡矣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
告之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強焉
則實在于人才奈何爲是戾而使靡哲不愚乎夫文

王之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勸臺臺而不息
穆穆而無間其法象之著見于其上倬然如雲漢之
昭回于天宣王之作人也豈有他哉遇災而懼側身
修行有常德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而
才人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宣王之
修己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人才之廢
興也夫厲王使哲人陷溺而爲愚者其原乃自夫不
知修己而已故武公採其本以爲將使無競維人者
乃在于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
上而作故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玉之
小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爲然猶未傷夫大善也而
武公旣已戒之使已矣玷猶有害而悔吝或從之言
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已未必害也而武公又戒以無
曰苟矣無欺于明者人之所易也無愧乎幽者人之
所難也而武公旣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于苟則言
滿天下無口過行不愧于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
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夫無言
不讐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無德不報而行
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于彼矣
夫惟厲王之不勉于言行故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

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爲施美而報惡于此者是以童爲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荏染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温温恭人者蓋凡以柔抑王之剛以温抑王之暴故也武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愚哲人之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已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于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苑彼桑桑至亂况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四

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旣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于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于前則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爲本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而亂益生國益民民益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蔑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恤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爲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之可憂恤者

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
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
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
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桑柔
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愴于茲
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以憂恤者至于如
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
則無土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
序爵也自公卿宜爲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
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
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者養才爲先而官
入次之官人爲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
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
委已以聽之而使之有爲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
能道人之肅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沮抑陷敗之
使也自以爲不逮故曰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則哲謀
庸乂之善性亦淪胥以敗矣此芮伯誨之以養才也
先王爲政于上而稼穡勤于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
養爲穀哉先王任賢于上而萬民各得于下豈使野
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爲務農哉厲王不知爲治之本

而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
實也曰稼穡維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
維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
不知先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曰勞而無
功故雖稼穡維寶好民力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
不登蝨賊並作而卒瘁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此
蝨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也言此者誨厲
王以官人也夫惠君者定其心則播告而不隱叅其
猶則合眾以濟功以爲未也又考慎其相而行之考
者有所法慎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慎獨狗偏見而
使臧者從之則臧者反枉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
是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也芮伯以謂匪用其言至覆俾我悖者所謂自獨俾
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
則將如先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憂恤也
躑躑王之造則動作非所憂恤也爾土宇版章則國
都非所憂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
之厲王好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于上
而使民務稼穡于下者本也親至農畝之間而饁饋

以將其厚者未也成王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興之而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忍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芮伯之朋友相譖而不胥以穀矣聖人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勿弛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也是願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于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于有喜則害甚矣是願是復與願我復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七

我意同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異亦維斯戾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可知也蕩曰曾是掎克曾是在服則維彼忍心是願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甸甸之言均也十日爲甸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徧故甸爲均莽云不逮與莫與莽蜂之莽同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夷狄內征諸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早嘆太甚飢饉荐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于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其有志者未見之事潛之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已而知懼變出于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爲也將有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八

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嬖女用于內則良士去于外內有逍遙游晏之好則外不能自強于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則內有康濟澤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先王之慮患深責已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又曰天降喪亂飢饉荐臻卒曰昊天上帝甯俾我遯夫大亂困絕而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于遯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出粟賑飢

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
之常災而不憂遂至于大亂困絕兵敗民潰而慨然
有遠邈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已重者其孰能至此
哉此仍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序以爲
側身修行矣而考之于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
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于祈年方社無
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臣而
曾是不效而旱暵若是其不可沮止爲側身修行者
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爲側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
之有所祈于鬼神也在己者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失不

敢必也豈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
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于善而無間者則異于是夫
人之于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
至于作善而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己者也推
無有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
之所以薦于責已而誠乎善而無間則異于是先王
之于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于鬼神之
別也知祈乎此而報于彼而已其誠篤于善而不知
其他知作善于此則受福于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
乎不可知篤善而求福乎不可必是于道豈不過哉

蓋因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于人事而誠之于祭祀不勉之于吾身而推之于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令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于此而志于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械樸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言爲章至于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于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兩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十

稱止于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群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羣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支辟公錫茲祖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爲不我助也

松高傳

松高之所序止于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弈之所序止于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

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于
褒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
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
而况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擄怨連禍而况能親諸侯
乎賞命不行乎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也錫命不行
乎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善也天下出于大亂衰微之
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
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
道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
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十一

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
大小也飢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
無飢渴之害也是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
所稱止于申伯蓋褒賞之事止于申伯而已宣王在
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于
惟申及甫何也蓋申伯得所出此二人者皆主崧嶽
者之後故也四國于蕃則內足以蕃蔽王室四方于
宣則外足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
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
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爲內可知

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爲內而比京師爲外蓋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採此萬邦聞于四國萬邦外而遠者柔之而已未必聞四國內而邇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採之可知也王錫申伯四牡躋躋鉤膺濯濯路車乘馬叙其物止于如此而韓奕所叙自淑旂綬章篚錯衡元衮赤寫鈎膺鏤錫鞞鞫淺幘幃幃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蓋韓奕所美止于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崧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困及其禮命之物故不嫌于略也柔者嫌于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爲柔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三

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爲無撓也烝民稱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有制夫惟柔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嫌于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五十五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叙輕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旣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于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德者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

天下之政也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
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興起一人之善而遂
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囚及
召伯之賢而不專于召虎常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
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不專于皇父傳曰大雅言王
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人之得失而流及于上
天六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于朝
廷征伐之事者所謂小雅之得失而流及于上者也
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皇父之美此所謂
王公大人之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于小大

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于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爲
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
由一人之善而及征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蒸
民之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于能錫民命蒸
民雖美仲山甫而至于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
采芑無一辭及宣王而三篇之詞皆主于稱宣王此
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討齊罪也又曰淮夷
來鋪則討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
國省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以恤之
淮以滌其污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爲征伐則同

而言不類何也蓋所謂來求來鋪者指所伐之人言之故以致討鋪刑爲言蓋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濯征爲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省之者予其民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召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于南海則蓋禦侮啓土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闢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釐爾圭瓚文事之器也秬鬯一鹵行禮之酒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古

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于文人而終曰矢其文德也

立常武傳

先王之造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爲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爲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爲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慮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爲罪也不留不慮則不傷財三事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爲戒

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
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
事尙神密而王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
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旣敬者不敢慢旣戒
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
征蕞爾之徐土而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
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慎以臨之
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王奮
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
何則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也如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五

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殺後實也吾
陣至于淮濱則敵逼于水矣此所以能執醜虜也如
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
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
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留不處尙神
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逐利
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邱陵所以爲固也徐方驛騷
而後進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濱則乘地利也王旅
擘擘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起高也有
積水之泮者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

川之流行部伍也。縣縣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爲小仁末義，以陷人于死。蓋明恥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爲君子之所笑也。

文王傳

文王之功起于后稷播種，而文武之興由于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織之際。然文王詩叙受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七

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于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甯，非獨能陟降招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亦皆相與助成禮樂之用。而歸周矣。內則有不顯，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文王作周，乃本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竊嘗譬之爲宮室也。其始斂聚衆材，惟恐不多。積載土壤，惟恐不厚。材集矣，土積矣。于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爲用。而宮室立矣。方

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工也故工爲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爲重后稷先公之造始種德相成不贊以成文武之業則譬之爲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席后稷先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于是招合天下之俊又登用大小之才興事造業革天下而爲周譬之爲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之際而未及于土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立而爲周

者皆士力也則士爲重矣于是文王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降是猶論宮室于旣成也則才之美未若工之能也且小雅叙文王之事首于宴羣臣嘉賓則言于多士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于羣臣能用之也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棫櫟言其能因任之也而縣稱太王以及文王之烈則止于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言其臣之所以爲用者真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本于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言文王之事于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之事于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

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蓋作詩者
知言者也不顯亦世何也不顯言其顯也蓋顯德者
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
大者非止一二而已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賢不才
不齊也而況于世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于世
有顯德者所以爲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
一二焉亦足以爲善矣而況于多士皆美乎然則士
之美者可致也至于多士皆美所以爲難也然則文
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
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文
所未就而已敦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
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
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士以道藝如金玉
之文質非徒臨于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弃
于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
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
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濟多士又曰商士敷敏
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之則少者也以位言
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
天爲大惟文王能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

以上宛邱文粹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九



大猷大猷文王猶根之而其義與堯同矣
有焉矣而不四則爲堯天香齋詩話文王而已則惟

羣書校補卷八十九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輯

柯山集十二

書記墓誌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詩之興出于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于誠而後作故人之于詩不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二

一

感于物不動于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于其心而後樂有逆于其心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此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于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夫文章蓄其變多矣惟詩獨邇于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于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于朝廷之政事廣至于四方之風俗

微至于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于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荐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于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術不可勝紀其間卓然而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于詩必出于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于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 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羣書校補

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于唐掃除番穢而摭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于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于詩且夫人之生于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于春成材布實于夏淒風冷露鳴虫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日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于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爲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伯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于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足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于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于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旣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

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又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二

四

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耻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狹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跡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

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垓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墻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爲師禮之爲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末禮之不修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下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污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入就之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汚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謂以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道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道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傍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

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疎蕩明白簡
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
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
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懷
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
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
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餘緒以自立
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
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
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
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
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
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
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
耻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
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
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
上下間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
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卽
知讀執事之文旣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攬其疑

嗚呼如公者眞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
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
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
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
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
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
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
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二

八

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爲兩
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
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
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
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
士者必稽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
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
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
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
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志疎遠之士則士之在下

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
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旣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
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
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
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
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
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
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慕其上則有之矣而不
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
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二

九

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慕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三
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
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
之才而忘下之瀆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
己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
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
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
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黃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

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真而不陷於僞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可以並亡各損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某之不肖嘗竊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實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未始非無也無者固自以無耳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忘意私智而非物之正

耶絲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我兩宜矣尙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順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

全也

以上宛邱文粹

羣書校補

何山集十二

十一

記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鷄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須臾之間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無頃刻不切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矯揉其心志調伏其性情觀天地之道察萬物

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達過于日夜之所得加于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于聖人也如日之運于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于道其勤苦勉彊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于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

羣書校補

阿山集十二

士

於學士會食而問薇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旣剽盜其肌膚攘剝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可大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于旣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

是故君子立于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
者之功不大見于世而生民之望于君子者未能厭
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
戚係于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可不勉歟

宛邱
文粹

墓誌

華陽楊君墓誌

華陽楊名景從余遊數爲余道其叔父君之賢曰叔
父始好讀書博通絕人而其意常狹儒生思立武功
奇節人亦以是與之兩舉進士罷去不得志客江湖
久之無所知名時獨遊山澤間飲酒悲吟泣下未嘗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二

三

語人其意而人亦莫能測其何爲者熙甯六年朝廷
出軍治辰州諸蠻景之先人朝奉君從軍以君從行
帥克懿洽城主將李浩請君招未附者君大喜匹馬
懷檄入其穴一夕報命得降者數百人俱來明年築
懿洽爲沅州帥謝麟奇君材留館之君爲麟畫攻守
策甚衆未及用而麟罷君亦去明年君卒夫人符氏
遺腹產一男子元祐明年某月某日景始獲迎君之
喪葬于蘇州某縣某鄉吾叔少孤教養于先兄恂恂
如也其死生三十五年矣天窮而人厄之有至是也
夫余曰是固無怪彼其悲歌泣下至匹馬入敵輒大

喜此其所欲試非易售者窮固其所君諱某字某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世華陽人蓋漢大尉震後云
符夫人墓誌

夫人符氏南海番禺人曾祖祖爲布衣父臻虔州同法叅軍年二十嫁故大理寺丞陳君世則寺丞叅知政事諱恕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執禮之子夫人歸陳氏陳氏族素貴夫人起寒家以禮奉順莫或敢以貴臨之寺丞君宦坎珂家徒四壁立夫人安之內外忘其貧性寬仁無怨惡撫異出子如已子子男四人鼎鼐鼎鼎孫四人鼎與余同學宛卽是時鼎叔爲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二

古

郡要官而鼎刻苦自同諸生窮冬積雪寒坐一室杜門諷誦不輟余竊賢之而考其淵源固已知其親之賢也今年冬鼎以書來云夫人沒矣將葬于池州青山之南原而屬余銘狀其行事如此其不誣已夫人年七十其葬實紹聖二年正月己酉銘曰
自微嬪貴儼弗陵從夫以艱順以承考終同穴如平生子孝而賢以有銘
田奉議墓誌

君諱君度字唐公亳州鹿邑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父諱京終天章閣待制贈司徒司徒慷慨以

功名自任嘗提點河北刑獄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叛
司徒聞變縋城夜出集兵天明王則驅司徒妻子上
城欲以招司徒司徒望見引弓射之中其子示士卒
無異意時見者爲下泣余舊居宛丘司徒歿已久見
其諸子皆豪狹侷儻以氣雄里中而君司徒季子也
獨循循儒者居家以遜弟稱與人衍衍和樂也以司
徒恩守將作監主簿積官至奉議郎賜五品服積勳
至驍騎嘗監陳留酒蔡州稅京通津門簽書曹州尉
判官廳公事監在京粳米上第一畝君治官不苟且
所建立有可觀者長吏多薦之其監米畝也年四十

羣書校補

河山集十一

五

有四矣一日易服遍見其故人親戚口雖不言意若
與訣者未還得疾及舍而卒吁亦異矣君娶王氏封
某縣縣君男八人三女子長嫁龔丘縣尉王令漙餘
幼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某縣某鄉而余表兄李文饒
以君狀來請銘其墓銘曰
爾與八而爾明樂也
司徒拒反虜引弓射其子以所愛易義其忠壯如此
後當有興者君淑乃旱世天獨嗇之耶卜其後有祉
爾於崔君墓誌銘

君崔氏諱保孫字祖德許人也以其舅程康穆公恩
試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有四居父喪以毀卒曾祖某

贈工部尚書祖某贈禮部尚書父某贈中大夫夫人范氏今樞密高平范公之女二男子曰履應天府宋城縣尉曰漸舉進士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君與范夫人于鄭州新鄭縣某鄉清河張耒實銘之銘曰

惟崔氏隰陵人遷于許禮部君君爲兒卓不羣長好禮恭篤慎不玩友妻如賓居暮喪戚斯文服其服徹俎尊或止之君不忽世禮衰半亡存唯齊斬僅不泯克守古君幾仁讀詩書志本根曰吾學可設陳嗟腐生耀浮文韓忠獻世大人謂君賢崔其振高平公譽毀信自君少以子嬪謂崔氏是駒駿孰與之幼而聞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二

六

晁无咎墓誌銘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后不能講其出國初爲清豐人真宗皇帝時有諱迥者爲翰林學士承旨諡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居鉅野迥之子諱宗慤爲叅知政事諡文莊又三世而生公其諱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者爲皇曾祖諱仲偃尚書庫部員外郎者爲皇祖考諱端友贈左朝散大夫者爲皇考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群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年十三從王安國于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于后進少

許可一見公大奇之公從皇考于杭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異爲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蜀人悅杭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蘇公以文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譽公如不及至屈輩行與公交由此公名藉甚于士大夫間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見之曰是深于經可革浮薄于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叅軍召試學官時試者累百而所取五人公中其選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二

七

除北京國子監教授又爲衛州教授未行除太學正哲宗卽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秘閣校理通判揚州有逃卒用貨得戶部判至淮南理逋貢公辨其姦事旣決一府不敢欺召爲著作佐郎又遷秘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于是公爲秘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怡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遂知齊州境有群盜白晝掠塗人公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因晏客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爲無警歲飢河北民流道齊境不

絕公請粟于朝得萬斛乃爲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
旣集則又爲具糜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
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媚其功欲
有以撓之旣至境口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
黨公亦坐累降通判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
職監處州酒務中途丁母憂毀瘠幾不勝長服除監
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謫意今上卽位移簽
書武甯軍節度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
未行召爲著作佐郎俄遷尙書吏部員外郎除哲宗
實錄院檢討官改禮部郎中又改神宗國史編修官
羣書校補

公皆以非才辭避再三不允又力請外官復留以爲
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爲姦嘗有
嶺外尉捕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
處曲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尉客京師久窘甚詣
公懇之公憫然曰當奏卽爲上之七日而得遷官于
是吏畏服部無留事俄除知河中府郡當大河扼三
門有浮梁久且壞公視事亟欲營繕有司難之公乃
預爲鳩材旣集則爲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爲
畫像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河中又徙知密州猶用
前累送吏部授知果州不行因得管勾江州太平觀

又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又管勾南京鴻慶宮居鄉間以學行爲鄉人所敬而尤好晉陶淵明之爲人其居室廬園圃悉取淵明歸去來詞以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由近制詣部授知達州未行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子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卽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楊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麗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愈已還蓋不足道也性剛且果敢勇于爲義其事親友兄弟

羣書校補

柯山集十一

一九

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家素貧先大夫沒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辦皆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于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愠也公旣于書內外無所不觀下至于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來先言之卒之夕有大星殞于州廨之燕寢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旣自以爲未至學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纊精爽不亂娶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二人公爲公汝女二人長適梁頤吉次尙幼有文集及著

作若干卷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
從先大夫之兆耒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銘曰
矯矯家令以身徇國文元雍雍爲時峻德凜凜无咎
繼起有赫束髮墳史白首翰墨追古作者蹈藉凌躒
氣戛星斗聲韻金石不施于邦祇自藻澤人一之難
公易百千我原其文惟質之淳孝愛忠信施及鄉人
是獨何虧一仆莫振車堅馬良不得出門將昌其聲
而嗇其身嗚呼无咎萬世之間

以上宛邱文粹

